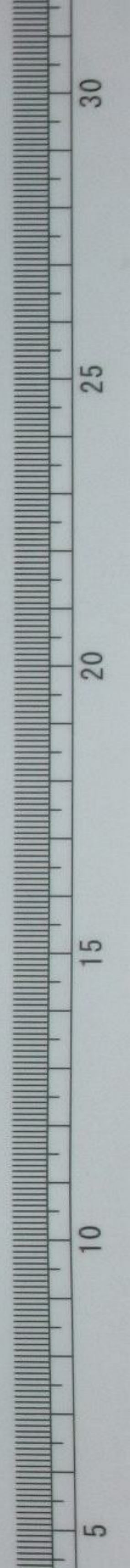


四書

夏

413
860
2



1. 13
860
2

論語卷之三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贈

朱熹集註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

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

之。妻去聲。下同。縲力。公治長。孔子弟。追反。縲息列反。子妻為之妻也。

縲。黑索也。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天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不在彼。豈以有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宮邦有道不廢邦

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論語卷之三

妻之

南宮孔子弟子。南宮名。婦
又名。適字。子容諡。敬叔。孟懿
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
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
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
長之賢不及南宮。故聖人以其子妻
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
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
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忌也。聖人自
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
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
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
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
事。賢者且不可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

無君子者斯為取斯

焉於子
度反

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
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
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
德乎。自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
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直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

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
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
曰簋。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
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
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
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
仲弓為入。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
賢。故美其優於德。
而病其短於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

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於焉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也。
反。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
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
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
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
焉。用佞。所以淺。號之。或疑仲弓之

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意者不足以盡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知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仕必其材確以仕矣三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

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

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嘆儻天下之無賢者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也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也故夫子美其勇而護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用至焉者或在或上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乘去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育也

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

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不知其仁也

千室之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

知其仁也朝音赤孔子弟子子姓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

愈女音汝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

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知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思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以己於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不難於自處。故既厭之。又重誅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

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

子與何誅朽許及反 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行去聲

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

予之事而改此，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予曰：疑行，文不察，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是安安之氣，勝傲成之志情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強。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時因此立教以警。羣弟了，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度 剛堅強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反 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枨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撿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根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憚憚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

其所以為慾爾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然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圍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

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嘆其美也○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嘆美之詞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

有聞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開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論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圍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此其妻而數之疾通於初妻之嬖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焚其爲入城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測其謚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音上下有服由有封疆廬井有在之類○吳氏曰數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二不知者二至是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之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而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

節藻

節藻

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賦文知去聲。仲魯。

大夫藏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太廟也。節在頭斗拱也。藻水州名。稅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稅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諱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張子曰。此節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席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

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

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

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

曰。未知焉得仁。

知如字焉。於度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關名。穀於菟。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入欲之私也。是以夫子

但許其忠而

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

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

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

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

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

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一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有難遂以不許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

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
篇仁則吾不知之語非與三仁夷齊
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
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予文之相楚
所謀者無非僭王復之事文子之
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
而復反於齊焉則
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

之曰再斯可矣

三去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

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
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斯語詞
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
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
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
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
過舉矣而宜公鑒立文子乃不能計
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
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是以君子
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
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
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
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
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
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
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
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
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沉晦以免患
故曰不可及也亦有
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

所以裁之

與平聲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

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
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然貌成
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謂節
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
而知其終不能也於是始欲成就後
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
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
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

或陷於異端取故
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

怨是用希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

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

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四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美而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在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日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入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

明恥之丘亦恥之匿然而友

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將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樹反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濳戒學者有慎於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

爾志盍音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

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

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之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大小之差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也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不自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一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

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嘆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忠恕不待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句好去聲 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一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簡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之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

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

乃大簡乎 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午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蓋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

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在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

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夫聲亡

與無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短命者顏子三十一而卒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

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哀樂在事則理之當喜怒哀樂在己則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

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幾差失使能知

乏纒知之便更不斲作張子曰傲於
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
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
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
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
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
人其本也真而靜其味發也五性具
焉自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
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
焉自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
蕩其性墜矣夫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
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
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未至焉若顏
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
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
其味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
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
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
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
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
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
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
逆去

聲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
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
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

繼富衣去
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
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
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
其量不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示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
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
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朋貧
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
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
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
欲直非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
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

也。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之，則夫子必前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神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賢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繫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善，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聞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也。過此，幾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與，平聲。從，政聲。謂為。

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

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其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為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祕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指，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閔子不欲。季氏令使者善為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官，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而者。蓋若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福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出，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先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夫音扶。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牛。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者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而視也。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於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音食。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

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淡飲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嘗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思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誦，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

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今女畫。說音悅 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欲不畫者，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彼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

無為小人儒。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太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

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

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

偃之室也。女音汝 澹臺音下邑 澹臺姓 滅明

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寄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入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政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

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爾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挂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其子游為法則無邪嬖之或心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

即莊周所稱孟之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人欲日消夫理且明而凡可以矜也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無時而忘也若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祝宋朝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入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言其可以受和自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文也寧野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 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強而不息者與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

言易入而無躓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一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上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躡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聞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

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

仁矣

知遠皆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可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致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

壽

知去聲樂上一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致言也動而不靜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濶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入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一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初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流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一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孤器之有稜者也木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處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入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實故有此問逆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謂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亦不應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習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汙

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用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

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

厭之。說音悅否。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天。誓也。所誓。高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于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拒言之。欲其始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

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墜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自世教衰。民不與於行。必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

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

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達而達人。夫音以。己及人。仁者之扶心也。於此觀之。可

能近取譬。言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

三子トノ三

ニト

ニト

ニト

ニト

ニト

ニト

ニト

ニト

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怨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曰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之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亦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從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度近而所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

論語卷之三

論語卷之四

朱熹集註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

比於我老彭好去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可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

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字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

聞義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徒改。過不受。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

如也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沐浴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令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

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其存道者。心無老衰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謂道。則人倫。凡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音。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

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

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

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

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

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定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脰為束古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荷以禮束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憤房粉反悱芳憤者心求通而未得及復扶又反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發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遺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性情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聲夫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音扶於所遇各不足道也顏子幾於

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

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馮。馮河。徒。馮。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

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求哉。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揚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之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

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一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且不意舜之作樂至長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嘆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嘆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

子曰諾吾將問之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朝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賞也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

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

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

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

嗣去聲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

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日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

易可以無大過矣。劉聘君見元城劉忠

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易易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發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廢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

言也。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對

葉舒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涉及階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味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悅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淡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終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達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入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圖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道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二人同行其一我也彼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入空言也

○子曰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設質庸下者勉可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照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不自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夫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字登反日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

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三者皆虛泰為無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

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聞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特言有恒之義其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曰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亦綱以大繩屬解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必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也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齊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老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

見賢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故難與言曰善惑者疑夫子不常道見之也

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自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自所為之善業也但許其進而求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濇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

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

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齊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

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

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

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在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曰黨禮不取多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

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聚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

論語

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厭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

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病。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入。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吾病。言君子道者。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

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

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行聖。而必以為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嘆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

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

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

矣。誅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周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
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
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
不庭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
其不孫也寧固。孫去。孫順也。固。陋也。奢。儉。

俱失中。而奢之害大也。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

戚戚。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

安。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一者所宜。及復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

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焉。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寔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且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心。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期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

無禮則意。勇而無禮則亂直。

而無禮則絞。意絲里反。絞古卯反。

意良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

舊不遺則民不偷。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與起

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意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原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馬思按此下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

予足。啟予手。詩云。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

夫音啟。開也。曾子平

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

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

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

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友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

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

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

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言自也。鳥畏

死故鳴。哀人窮及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

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並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相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邊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二事而已是皆脩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邊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與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二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者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

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

斯矣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頗淵是也顏子之心唯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

也與平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聲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詞也決詞設為問答所以激著其必然也○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下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或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

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麤唱。細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樂。其本查洋。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樂。

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二歲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間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酒掃應對。以至冠昏。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民可使由之。由於是理之當然也。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材藝之美驕吝夸者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一周公之才而驕吝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勝得也○楊氏曰雖下張之賢猶以千祿為問況其下者乎然則

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好去聲篤厚而力也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偏反

君子見危投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絜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世道而無可行之道世亂

而無能守之節祿庸人不足以為壬矣可恥之甚也○晁氏曰有學有

守而去就之義。絮山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他則不在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生曰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

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闕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兗而止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

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通慳。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慳慳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纔說於待明白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

下也而不與焉

與去聲。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征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

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爲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

聲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秦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王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際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

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專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爲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日起之而自爲一章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間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間罅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黻膝也以章。為之冕冠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浚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一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

學而無所成名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無所成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

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鬼曰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助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

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
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
名乎然則吾
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

吾從衆 麻冕細布冠也純絲也儉
謂省約細布冠以二十升
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
縷矣細密難成不知用絲之省約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

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
形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
飛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
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
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
已也四者相為終始起於意遂於必
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
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
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

此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
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焉則與天
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
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
匡地名史記云陽
虎曾暴於匡夫子貌
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
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
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喪與皆
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
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
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
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
則匡人其奈我何言
必不能違天害理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

也

者與何其多能也

大音泰與平聲

孔子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為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

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

事故言文以兼之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

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

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宰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宰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試用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肯之所問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

叩其兩端而竭焉

叩音叩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爲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躬不知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知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父癸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

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巳止也○張子曰鳳至圖

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
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負喪衣裳者與

警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

趨
齊音咨衰七
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警。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必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者。有爵祿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

後。
喟苦位反。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祖官反。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

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

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章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湯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為度。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所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心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菴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

少休慶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
欲從之未雨也也。是蓋不怠所從必
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
請事斯語之後二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夫子時已去也。無家臣。子路欲以家
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
以尊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

乎。

間如病間。小差也。病時不知。既差
字。乃知其真。故言我之不當有
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為有臣
則是欺天。而也。人而欺天。莫大之罪
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

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

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有臣禮葬。死於道
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
故。○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曾子曰
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未
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
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
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
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識則
用利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
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
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

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新粉反。匱徒
木反。賈音嫁。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
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
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
耳。○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
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

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

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

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

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

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術玉而求售也。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

之何陋之有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天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

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

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庶民此則其事愈難而意念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不舍晝夜夫音扶舍上聲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可已月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一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好去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

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求位反 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書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夫予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桓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疆不息則積功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 與平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其旆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為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育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於度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加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矣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也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必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

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止言之也。異言者婉而道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子論行至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是終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

何足以臧

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入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

也。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也。

聲緼紵粉反。貉。敝壞也。緼。桑著也。袍。胡各反。與。平聲。衣。有聲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

求。則何為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去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入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可以為善矣。子路

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于德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

楊氏曰知為已則可與共學矣學見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為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

爾思室是遠而

棟大也偏音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音遠乎哉之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

有此言極有涵蓄蓄音心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節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為之者哉蓋成聖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

凡下章今分為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相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便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便旁連反之所便言言不

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

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

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

君在跖踏如也與與如也

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加字

君在視朝也跖踏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與與不忘

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如也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

如也禮赤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古反。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擯。左。人。則左。其手。擯。右。人。則右。其手。齊。整。貌。

趨進翼如也疾趨而進。張拱。端。如。鳥。舒。翼。之。貌。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中。門。中。於。門。也。謂。當。張。闕。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定。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攝。齊。音。攝。攝。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蹶。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西。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說。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躩

躡如有循勝。平。聲。躡。圭。諸。侯。命。色。六。反。圭。聘。問。辭。

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哭。而。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

哭而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

哭而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上如揖

下如投。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
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
踣踣。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
舉前。更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
此一節。記孔子為君聘於鄰國之禮。
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
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
疑使賓執圭。兩條。但孔
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淡青楊赤色。齊服也。緌。
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間色。
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
也。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者衿絺綌必表而出之

衿。單也。暑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
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
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
所謂蒙被絺綌是也。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

裘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
白。狐。色。黃。衣。以。裘。欲其相稱。

褻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
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
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
足。程子曰。此。鋪簡。當在齊。必有明衣。
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
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
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淡。溫。厚。
私居取其適體。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鴈。礪之屬。亦皆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縫。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淡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殺。積。而。有。殺。縫。矣。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主。主。主。主。必變服。所以哀死。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子遺書雜記也。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齊必。皆反。沐浴。

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為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節。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文神。故致切。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食。音。細。

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食。精。則。能。養。入。膾。麤。則。能。害。入。不。厭。言。以。是。為。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饔而餲魚餛而肉敗不食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

食不時不食

食。饔。之。食。音。嗣。饔。於。莫。反。餲。烏。邁。反。

飪。而。饔。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魚。爛。甚。反。日。餛。肉。腐。日。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

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績。之。母。切。肉。未。當。不。方。斷。葱。以。子。為。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 食以穀為主 量去聲 故不使肉勝

食氣酒以為入合歡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至心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身入也與不啻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不多食適可而止 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不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畱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二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饗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答述曰語自言 日言范氏曰聖

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齊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心 側皆反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忌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欲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釋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味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讎朝服而立於阼階乃讎

多讎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

反階東階也讎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敬焉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

達不敢嘗范氏曰凡賜食必嘗

嘗受而不欲則虛入之賜故生出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入交之誠意。

○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

問馬非不愛馬然心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

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

畜之食現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

願賜之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扶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當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當食然不敢當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徒我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出重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

拜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節記

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

與鼓掌者雖執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執謂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

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

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二者皆失容。且惑。入。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為時物而共其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夏。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閩。反。張。兩。翅。也。見爾雅。馮心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

說。始。記。所。聞。以。俟。知。者。○論語卷之五

論語卷之六

朱熹集註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

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用之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

及門也

從去聲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

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

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其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

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助我若子夏之起子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也以深贊顏氏云爾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

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問去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

兄之子妻之

三妻並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專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言之實味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

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去聲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風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有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

爲之椁顏路淵之父名無繇亦孔子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

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

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所以無椁騫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

所識窮乏者得我而施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不可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

喪予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

子慟矣從去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與之宜慟非他人之賜也○胡氏曰痛情之至可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子曰不可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歎不得如蔡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問事鬼神蓋度反求所以奉祭

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雖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一鬼一而一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吾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激告之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強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懼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日府爲蓋改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音夫

杖中善不安發發必當去聲理惟有德者能之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

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也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

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望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勿心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張才高意廣

而好為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損狹隘故常不及。曰然則師愈與。與平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為去周公聲以王

室至親有大功。他家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即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及求諸身。而以化為急。故也。

○柴也愚。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塾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實可以見其為入矣。

論語

論語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而巳。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浚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嘒，粗俗也。傳稱嘒者，謂俗論也。○揚

由也嘒

且又。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辭，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也。數至空也。不以貧窶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又能安貧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為億則屢中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億萬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范氏曰：屢空者，留飲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為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事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

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為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迹，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聞而入聖人之室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

與，加也。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

色莊者乎

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

與，加也。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

色莊者乎

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

與，加也。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

色莊者乎

未知其為君子者乎。為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

與，加也。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

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

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

死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

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二事之知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則夫子不幸而遇難而必捐生以赴之矣指生以赴之而不死則心上生天子下生安伯請討以復讎不但也夫子而相則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

大臣與與平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聲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

與求之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一字以抑季子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與平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一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孰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彼許一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一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有弑其得入意其可使從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一子可免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子路為季氏宰而與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治民聲事神

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獲之即仕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直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厭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君子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於治人其說且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赤侍

坐

坐才哲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長上聲

言我雖年長於汝然汝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

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

則何以哉

言安乎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入知汝則汝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

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

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

子哂之乘去聲饑音機饉音僅此率輕遠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何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

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

子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故此方六七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以子路見哂故其詞

流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

學爲宗廟之事如會同端

章甫願爲小相焉相去聲

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日會衆頌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點爾何如鼓瑟希鐃爾舍瑟

命矣三

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八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
曰吾與點也

鏗昔耕反合上聲
撰士免反暮冠並

去聲沂魚依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
反雩音于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

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歌
也作起也撰具也暮春和煦之時春
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
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
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
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
理流行隨處充滿無亦欠闕故其動
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
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
無谷已為人之意而其言大悠然直
與天地萬物上下風流各得其所以

也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
於事為之未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
子歎息而後許之而門人記其本
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
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
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
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

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
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
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
下同自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

無貶詞蓋
亦許之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
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
能為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太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厭。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無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連。是以嘔之。若達卻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
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自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之事請事斯語顏淵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為已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淵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出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祕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正存焉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

言以宜發禁疎妄內斯靜專矧是極機興我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歧已肆物性用學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職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思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唯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不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滾玩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已如忍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大祭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

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
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
此儼恭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
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
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
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軌道也
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
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
敬恕之間而有得焉
亦將無已之可克矣

○司馬牛問仁司馬牛孔子弟子名黎向魁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訥音一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心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罕多言而驟故告之以此使實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乎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

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祖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在故事

不精事不究故其言自有不得而驟者非強閉之而不言也揚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半之勝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以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聖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槩則以彼之驟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能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歸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

不憂不懼向魁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

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夫音扶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為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為寬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

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
自得非實有慕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

我獨亡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命稟於有生之初非本所能移天莫之為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

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

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備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操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平之憂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

而以哭子慙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

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浸潤之謂膚受之愬不

行為可謂遠也已矣謂莊陰反愬為

路浸潤即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反也謂毀入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

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錐狀以膚受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冤也毀入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

及致詰而發之暴矣一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遠

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

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

之謂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聖且視遠惟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效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聲下同

言食足而信乎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

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

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為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

程子曰孔子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入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為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

何以文為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

鞞猶犬羊之鞞

鞞其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是皆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

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微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春前宣公稅畝又逐畝作取其一二則為什而取一矣故有若請相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

也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諭其旨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彼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歛為入上者所宜深念也○易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須皆量是以為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一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作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務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賦無節費出無

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

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

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必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天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故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入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益悅而不釋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

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邪駢以而釋奔奔魯自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于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入自信之故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可以聽訟為難而以疑民無訟為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重子川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勸導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在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必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

敢不正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政人者○胡氏曰魯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皆叛不

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勉而改三家之故情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服之其旨深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艸艸上之風必偃焉於度反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焉欲善則民善矣上之作而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

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稱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

於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

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

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密於接物而躬以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

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去

聲

諂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本抵為名。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

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慝吐得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善其問也於焉也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

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

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

與與平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

日積而不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靡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
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知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

子曰知人上知字去愛人仁之施聲下同

樊遲未達曾氏曰達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釋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諸枉者知也彼枉者直則枉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

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

子夏曰富哉言乎聲見賢達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

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

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戀反陶音

遙遠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

抑字皆化而為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

有以知夫子之兼仁知而言矣○程

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

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彼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皆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忠告，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令

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熹集註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一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

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

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

○曰為知賢才而舉之曰舉

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度反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舍上聲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

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

可以與邦一心可以應事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曰不先有司則君行

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

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

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稱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謝氏曰正名雖為衛君而言然為

政之道皆當以此為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

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

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率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

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

老圃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小人謂細民孟子所

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

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

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

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好去聲夫音扶襁居文及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上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精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知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

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歸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之意，在在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

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為心，其欲易足也。

○子適衛，冉有僕。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

成子第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一君者，其能然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暮月，謂周一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功成也。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其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為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為邦百年，言相繼而又也。勝去上聲。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嗚呼！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為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二十五年為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其效也。○或問：二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二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滲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冉有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潮音。

去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聲，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

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救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易去，當時有聲。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踰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勿以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為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希。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之言，不善而莫之違也，則中心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為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譖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遠興也，而與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說音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

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小又音甫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夏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夫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

中矣為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為直而直在其中○謝氏曰順理為直父不為子隱子不為父隱於理順邪管輅教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受親之心勝其於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

棄也恭主容敬主事恭見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堯之則辟而盜皆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

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

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夫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其事告之

蓋為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為

鄉黨稱弟焉弟去聲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

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

為次矣行去聲硜苦耕反

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未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獨有取焉下此則

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

斗筭之人何足算也筭所交反算亦

作筭并采心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筭各名各十升筭竹器容斗

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其數也子貢之間無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

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

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

所不為也狷音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

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

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

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嚦嚦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

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恆胡登反

夫音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人也。所扶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

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二爻辭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為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

同而不和和者無乘戾之心同者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有阿比之意○尹氏曰

子曰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

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

入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

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

使人也求備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

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驥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
以卽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程子曰七年者聖人應其時可矣如云其用

三年百年一世○世○大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有益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

之以必有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之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

憲問第十四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

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力之狃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於有爲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

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專求仁之方乎。曰。克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去聲。去聲。

危言。向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可

取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王言孫。豈不殆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依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臯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南宮适。節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伐之。臯。春秋傳作澆。盪。澆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

南宮适。節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伐之。臯。春秋傳作澆。盪。澆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

南宮适。節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伐之。臯。春秋傳作澆。盪。澆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為夏后

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適之意。蓋以羿篡。比當世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夫音扶。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心。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蘇氏曰：愛而勿勞。會牘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也。

○子曰：為命。裨諝艸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諝之反。諝時林反。

裨諝以下。四人皆鄭大夫。明略也。造也。謂造為柳葉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脩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棄其僭主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泄止之。其後卒。召自外。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

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石。而富人莫之敢振者。卽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未聞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

驕易易去聲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各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

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氏曰。知之弗豫。在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入之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

仲之知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亦可以爲成人矣知去聲 成人猶言

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統。莊子魯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歿見利

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為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二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下莊子勇也再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文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謂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

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賈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

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為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

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為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平防地名武仲所封也也要有挾聲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齊使

請立後而避也。以不若不得請則將據也。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之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此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與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市。晉文公。名。齊桓公。名。重耳。齊桓。

公名。小白。譎。說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以其九假不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為為彼善於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隱發其。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魯。糾居魯。無知。殺襄公。管夷吾召忽率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管仲忘若事。離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去聲。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

仲。吾知其將亂。微管仲。吾知其將亂。吾知其將亂。

吾知其將亂。微管仲。吾知其將亂。吾知其將亂。

吾知其將亂。微管仲。吾知其將亂。吾知其將亂。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

審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衽。夷狄之俗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天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亂。死可也。知輔之爭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公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讎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故萬世及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

文子同升諸公

僕士免反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謚法亦有所謂錫。氏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二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

子曰。夫如是。奚而不斃。

夫音扶。喪。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

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

如是。奚其斃。

仲叔圍。即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

去 喪失 聲 位也

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
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
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
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
也難太言不慙則無必為之志而不自
度其能不突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陳成子弒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桓簡公齊君
名王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

陳恆弒其君請討之

朝音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
君重其事而不敢勿心也臣弒其君人
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各人人得而誅
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
請哀公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
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
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殺君之賊
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生君乃
不能自命三子
而使我告之耶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
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
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
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
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從者皆以
魯之衆加齊之衆可寬也此非孔子
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
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止天子
下止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
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
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
是足以正天子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
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
之法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

舉先發後聞之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

而犯之犯謂犯顏諫也范氏曰

不欺為難故夫子告以先死後而後犯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汗下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

也為己欲見知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惑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不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使去聲 下同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言主於其家說而反蘧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

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

未能也使使者出子曰使乎使

乎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躬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使者之意愈自身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於詞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宜者不惟使

者知也而夫子亦信之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重出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辭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范氏

日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夫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識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 過者欲有餘之詞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知去聲 自責以之 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道言也 自道猶云謙辭 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有

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夫音扶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知長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為其

心馳於外而所以自訟者疎矣故處之而疑其詞復自貶以深抑之 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二日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有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入欺也不信謂入疑也抑反也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入之情備自然先覺乃為賢也 楊氏曰君子於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

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

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與平 微生姓 微名也 微名呼夫子而聲 辭其宿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 依依也 為佞言其務 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 固執也 而不通也 聖人之於達 尊禮恭而直如此 其敬高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

驥善馬之名德 謂調良也 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齒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 不見老子 子貢德謂恩惠也

子曰何以報德

言於其所怨 既以德報之矣 則人言之有德於我者 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 愛憎取舍 以至於人而無私所謂直也 於其所德者 則必以德報之 不可忘也 或人之言 可謂厚矣 然以聖人之言 觀之 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 而怨德之報 皆不得其正也 必如夫子之言 然後二者之報 各得其所 然怨有不報 而德無不報 則又未嘗不厚也 此章之言 明白簡約 而其指意 曲折反復 如造化之簡易 易知而微妙 無窮 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子自嘆 以發 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 不命於人而不尤人 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 此但言言其反也 自脩循序漸進 耳無以異於人而致其知也 然滋味其語意 則見其中自有 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 蓋在孔門 惟子貢之智幾足

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

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

肆諸市朝

朝音公伯寮與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

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

如命何

與平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愬寮寮正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後表然也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

伯夷太公是也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他邦

其次辟色

禮貌表而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太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謂不同爾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與平

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於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

下無不可
為之時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

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

磬乎

荷去聲 磬樂器荷蕢也蕢荆柴也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間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

也斯已而已矣淺則厲淺則

揭

硜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硜硜在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

履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苑有苦葉之詩也謹孔子人不知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於忘世

也未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

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於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此則亦无所難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

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主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

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

三年

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

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子張

非疑此也殆以為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此起也孔

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謝氏曰禮達而去聲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

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

齊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脩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于路以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于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為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為聖人矣○程子曰君子脩己以安百姓為恭而天下平唯上下於恭敬則天地自循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鄉皇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為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直去聲長上聲叩音

口脛其定反

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蹲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蹲踞以俟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蹲踞然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

益者與

與平聲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杖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間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

爾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幼之序
習禮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
而興之也

論語卷之七

論語卷之八

朱熹集註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
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
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
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 陳謂軍師行位之列俎豆禮器
尹子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

有志於戰伐之事故
各以味學而去之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從

聲 孔子去衛適

陳與起也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

矣見賢 何氏曰濫益也言君子固
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溢為非。程子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愚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子者宜深味之。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女音汝，識意志，與平聲，下同。

對曰：然，非與？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說見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循觀而盡識，宜其以為多學而識之也。然聖人豈務博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子一以貫之。德，輻如毛，毛猶有倫。上夫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尹氏曰：孔子之於曾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曾子復淺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亦不能知曾子

之唯也。一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與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

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懼見發也。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無為而治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自見其有為之迹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子曰：張問行。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

意也。
猶問達之意也。

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

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

百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及於

及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

篤厚也蠻南蠻貊北

秋二千五百家焉州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

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七

南及夫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

音扶 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

參也衡軛也言其於忠信篤敬念念

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自雖欲頃刻

離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自然

不離於忠信篤敬而蠻貊可行也

子張書於紳紳大帶之垂者

也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蓋也而

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言忠信

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

其倚於衡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

查洋便渾化卻與天地同體其次

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

矢邦無道如矢史官名魚衛太

夫名鱗如矢不

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

死猶以尸諫故天子稱其直事見家語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全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

卷收也懷藏也如於孫林父甯殖放

弒之謀不對而出亦其事也陽氏

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

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

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去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

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
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
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
而德全矣○程子曰實理得之於心
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
古人有損軀賤命者若不實見得
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
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以成仁者只
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

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

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夫子嘗
謂子貢悅不若已者故以是
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砥以成其德
也○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
故孔子告之以
為仁之資而已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
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
於寅故斗柄建此二辰之月皆可以
為歲首而二代迭用之夏以寅為正
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
然時以作事則歲月皆當以人為紀
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而說者以
為謂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
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 商輅木輅也
輅者太車之
名古者以木為車而祀至商而有輅
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
則過侈而易敗不若商輅之朴素渾
堅而等威已辨為質而得其中也

服周之冕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
疏黃帝以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
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
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
奢天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

人殆遠去聲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

人殆危也○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二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張子曰禮樂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壞矣虞夏君臣更相戒飭意蓋如此文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墜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主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與之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與平聲心知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諡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朝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又以為為竊位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則遠怨矣遠去聲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

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如之何

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知是而妄行，雖聖人亦無知之何矣。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

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肆邪侈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孰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

子哉。

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

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永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

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死諸已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

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

以人廢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
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推己及物

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亦宜乎

子曰吾之於入也誰毀誰
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聲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誠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

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

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在其是非之實也○尹氏曰孔子之於入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誠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夫音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扶孔子猶及見之今亡已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解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
亂大謀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
之必察焉好惡並去聲

揚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廣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入。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爲。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及改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句不如學也

此爲思而不學者言之。蓋勞心以必未不如。遂忘而自得也。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禄在其中也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而禄在其中。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非爲憂貧之故而欲爲足。以得禄也。尹氏曰。君子汎其本而不郵其末。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足以知此理。而利欲亂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涖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質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

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且鼓舞而作與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也愚謂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道之不莊動之不以禮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

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

小知也此言觀人之法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淺狹而未必不可取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

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

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入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

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故此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

程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子曰君子貞而不諂

貞正而固也諂則不釋是非而必於信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

食後與後獲之後同食祿也君子之仕也者官守者脩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心也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

論其類之惡矣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

聲 不同如善惡 邪正之類

子曰辭達而已矣

詞取達意而止 不以爲面麗爲工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

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

某在斯某在斯見賢 徧反

師樂師魯者冕名再言某在 斯應舉在坐之人以證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

道與道與之 與平聲

聖門變者於夫子之一言 一動無不存心省察如此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 聲

相助也古者賢必有相其道如此蓋 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爲之但盡其道

而也○尹氏曰聖人處已爲人其心 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 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 聖人不悔鰥寡小產無告可見於此 推之天下無一 物不得其所矣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 爲齊論凡十四章

季氏將伐顓臾顓音專 與音俞

顓臾國名 魯附庸也

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

將有事於顓臾見賢 徧反

按左傳史記二字仕季氏不同時此 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 再仕季氏不久 而復之衛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與 平聲

冉求爲季氏取禾斂也 用事故夫子獨責之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
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
之臣也何以伐為扶夫音

東蒙山名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下
使主其祭在魯地七百里之中社稷
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
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獨附庸之國
尚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
子言顓臾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
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
非季氏所當伐也此事理之至當不
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
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謀以
夫非之故歸咎於季氏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
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聲焉於度反周任古之良史陳布也
相去聲下同列位也相警者之相也

言二字不欲則當諫
諫而不聽則當去也

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
豕毀於積中是誰之過與兕

履反柙戶甲反
積音獨與平聲

兕野牛也柙檻也積積也言在柙而
逸在積而毀與守者不得辭其過明
二子居其位而不去則季氏
之惡色不得不任其責也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
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

夫音固謂城郭完固費季氏之私邑
扶此則冉有之飾辭然亦可見其
實與季氏

之謀矣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

之而必為之辭夫音扶欲之謂合上聲貧其利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安謂上下相安季氏之欲取顓臾患寡與貧爾然足時季氏據國而魯君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則不安矣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

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音夫

扶內治脩然後遠人服有不

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

而不能守也子路雖不與謀而素不能輔之以義

亦不得為無罪故斥責之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

之內也于楹也戈戟也蕭牆屏也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其

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謝氏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其瘠瘠以肥三家也

洪氏曰二字仕於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

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

論卷八

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

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非指其口使不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

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

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魯自文公

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

皆定公時語蘇氏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大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

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婢亦友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

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說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誣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相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

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

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及禮樂之樂音岳驕樂

宴樂之節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驕樂音洛樂則侈肆而不知節佚遊則惰慢而荒闕善宴樂則淫溺而狎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尹氏曰君子之於好樂可不謹哉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

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

而言謂之瞽

躁音君子有德位之通稱愆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尹氏曰時然後言則無二者之過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

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

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得食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必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

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所不能已者而付身之重可以不失矣大人聖言皆天命所囑畏知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

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而無所忌憚如此○尹氏曰三畏者脩

已之誠當然也。小人不能務
修身誠也。則何畏之有。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
下矣。困，謂有所不通。言人之氣質不
同，大約有此四等。○揚氏曰：生
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實不同，然及
其知之，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
而不學，然
後為下。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
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
見得思義。難去。視無所蔽，則明
無不見；聽無所障，則
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
而言，思則則疑不惑，思難則忿必懲。
思義則得不苟。○程子曰：九思各專，
其一謝氏曰：未至於從容中道無時
而不可省察也。雖有非不存
焉者，察矣。此之謂思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探吐。南反。

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閔
冉之徒，蓋能之矣。語蓋古語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
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達，其道行
其所求之志也。蓋惟伊尹太公之流
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此。然
隱而未見，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
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
首陽，山名。

其斯之謂與與平聲

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七篇錯簡誠不以宣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宣而在於異也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太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

異聞乎九音尤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

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

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

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

以立鯉退而學禮

節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聞斯二者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遍如此其無異聞可知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二聞

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

也遠去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於門人故陳亢以為遠其子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

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

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

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疑也

論語卷之八

論語卷之九

朱熹集註

陽貨第十七 凡二十一章

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

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

拜之遇諸塗 歸如字 一作饋

陽貨季氏家臣名虎當因季桓子而
專國政欲訟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
往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
其家則往拜其門故賦孔子之亡而
歸之豚欲訟孔子
來拜而見之也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
其實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
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
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

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好亟知

懷寶迷邦謂懷藏道德不救

及事幾之會將者虛然而未必之辭

未嘗如此而非不欲仕也但不仕

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辨若

不諭其意者○陽貨之欲見孔子雖

其善意然不過欲使助已為亂耳故

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

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

不避者不終絕也隨問而對者理之

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

詘也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

敬所不敬為詘身以信道非知孔子

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

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

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

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

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程子

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

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無不善也若

之言性善是也

何相近之有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去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氣質相近

聲 之中又有美惡一定而非習之

所能移者○程子曰人性本善有不

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

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

焉自暴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汙則無

不可移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

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

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

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其質非必

昏且愚也往往疆戾而才力有過人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弦琴瑟也時子游為武城宰以

禮樂為教故邑人皆弦歌也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 莞華版反 焉於虔反

莞爾小笑貌善喜之也因其口其治小邑何必用此大道也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易去聲

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稱蓋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學故武城雖小亦必教以禮樂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

言戲之耳孔子游之篤信又以此解門人之惑也○治天

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滾喜之因及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

往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也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

公山氏之也說音悅

未無也言道既不行無所往矣何必及公山氏之往乎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音夫

扶 豈徒哉言必用我也為東周言與周道於東方○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

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

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為敏

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行是五者則心存而理得矣於天下。言無適而不然猶所謂雖之夷狄不可棄者五者之目蓋因于張所不足而言耳在倚仗也又言其效如此。張敬夫曰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其心公平而周備可知矣然恭其本與李氏曰此章與六一言六蔽五美四一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佛胥召子欲往。佛音彌胥。胥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路恐佛胥之浼夫子故問此以止。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磷乃結反。磷力刃反。涅乃結反。

磷薄也。涅染皂物言人之不善不能浼也。楊氏曰磨不磷涅不緇而後無可無不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磷緇也者幾希。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焉於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人則不知是也。

張敬夫曰子路蒞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胥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則知人之智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女音汝蔽遮下同掩也。

居吾語女。語去聲。

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故夫子諭子路使還坐而生曰之。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此去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聲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消可角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害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在躁卒也○范氏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者未能好學以明之也故告之以此曰勇自剛自信曰直又皆所以救其偏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音夫

扶小子弟

詩可以興感發

可以觀考其得失

可以羣利而不流

可以怨怨而不怒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

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

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謂是經者所宜盡心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

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女音汝與

平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聲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不可行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物無所見一歲不可行

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敬而將之以玉帛則為禮和而發之以鐘鼓則為樂遺其本而專事其末則豈禮樂之謂哉。程子曰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盜賊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且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子曰色厲而內荏在壁竄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在而審反

與平厲威嚴也在柔弱也小人細民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者鄙俗之意原與原同荀子原慝註讀作原是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蓋其同流合汙以媚於世故在鄉人之中獨以愿稱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亂乎德故以為德之賊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離間善言不為己有是自棄其德也○王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道聽塗說則棄之矣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與平鄙夫庸惡陋劣之稱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小則吮癩舐痔大則弑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見○胡氏曰許昌勸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太槩有二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二者則亦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而孔子所謂鄙夫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ア是之亡也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謂之疾昔所謂疾今亦謂之傷俗之益衰也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許而已

矣狂者志願太高肆謂不初小節蕩則踰大閑矣矜者持守太嚴廉謂稜角峭厲忿戾則至於爭矣愚者暗昧不明直謂徑行自遂詳則挾私妄作矣○范氏曰未世滋偽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性之蔽亦與古人異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重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惡去聲覆芳服反

朱正色紫間色雅正也利口捷給覆傾敗也○范氏曰天下之理正而勝者常以不正而勝者常以多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者苟悅而信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

○子曰予欲無言學

子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

發見流行之實不待言而可見聖人而巳豈待言而顯哉此亦開示子貢之切惜乎其終不喻也○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故曰子欲無言若顏子則便

論語卷九

九

七

默識其未之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可謂至明白矣愚按此與前篇無隱之意相發學者詳之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而又使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程子曰此孟子所謂不居之教誨所以激教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期音基 期周一年也 下同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鑽燧燧而崩壞也 鑽祖官反

沒盡也升登也燧取火之木也改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亦一年而周也巳止也言期年則天運一周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也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寄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此為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為爾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

夫音扶下同衣去聲女音汝下同

禮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食醯菜既葬疏食水飲受以成布期而小祥始食菜菓練冠緇練要經不除無食稻衣錦之理夫子欲宰我反求諸心自得其所以不忍者故問之以此而宰我不察也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樂上如字 此夫子之言也旨亦甘也 下音洛 初言女安則為之絕之之

辭又發其不可心之端以警其不察而再言女安則為之以廣責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

乎宰我既出夫子體其真以為為可安而遂行之故深探其本而斥之也

由其不仁故愛親之薄如此也懷抱也又言君子所以不忍於親而喪必三年之故使之聞之或能反求而終得其本心也

○范氏曰喪雖止以三年然賢者之情則無窮也特以聖人為之中制而不敢過故必俯而就之非以三年之喪為足以報其親也所謂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特以責宰我之無恩欲其有以改而及之爾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難矣哉不有博亦者乎為

之猶賢乎已博局戲也亦謂其若聖人非教人博究也所以其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與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

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

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

為盜尚上之也君子為亂小人為盜皆以位而言者也尹氏曰義以為尚則其為勇也大矣子路好勇故夫子以此救其失也胡氏曰疑此于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

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

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

果敢而窒者惡去聲下同惟惡者之惡知字訓所

諫訓誹毀也窒不通也稱人惡則無反仁厚之意下訓上則無忠敬之心

論語卷之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勇無禮則為亂果而窒則妄作故夫子張之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微古堯反知孫並去聲訐非謂及也

惡微以下子貢之言也微何察也謂及發人之陰私楊氏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實其是非侯氏曰聖賢之所惡如此所謂唯仁者能惡人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近孫遠並去聲也君子之於臣妾莊以澁之慈以畜之則無二者之患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為其終也已惡去聲四十成德之時見惡於人則止於此

而已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蘇氏曰此亦有為而言不知其為誰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一國名子微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為奴箕子因伴狂而受辱

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出於至誠側怛之意故不啻乎受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度反

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繼之之言而亡之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

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為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此言必非。蓋語孔子蓋皆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爾。程子曰。李氏強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數待。之輕重。持以不用而去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朝。

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善與。○范氏曰。此篇記在賢之出處。而折衷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

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

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此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為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也。止也。而語助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

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

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由處之意接輿自以為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

之使子路問津焉沮七余反
溺乃歷反

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

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也曰是知津矣夫音扶
與平聲

執輿者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知津言數用流非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

士哉擾而不輟徒與之與平聲
滔吐刀反辟去

聲擾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昔憂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謂擾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

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無音武憮然猶惘然也言所與如字不喻已意也言所

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絕入逃世以為潔哉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為天下無道故欲以道

與之取。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志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

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論卷九

十一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徒蓀

音值 五穀不分猶言不辨菽麥爾

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植立之也芸去艸也

子路拱而立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

見其二子焉賢備反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

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子使子路及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于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亦接輿之意也

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

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

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長上聲

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倦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於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序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

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

以此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是客○范氏曰隱者為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為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

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養其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為難

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於道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

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亦去聲

下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卬仲

同雍與泰伯同寧荊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亦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

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

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

斯而已矣

與平聲中

柳下惠事

理之次第也慮患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託稱其善居喪三月不怠三月不解甚

悲哀二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

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又身裸以為飾隱居獨善

合乎道之清放言

我則異於是無所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所謂無

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逸不

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已遜世

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

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狂已雖辱身

而不求合其心有不屑也故言能中

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

言不合先主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

汙也權而適宜也與方外之士害義

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

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

子則無所無不可所以常適其可而

○大師摯適齊 大音泰

大師魯樂官之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

四飯缺適秦 飯扶晚反繚音了

亞飯以下以樂備食之官。于繚餼皆名也。

鼓方叔入于河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

播鼗鼓武入于漢鼗徒刀反

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

少師陽擊鼗襄入于海去少

聲。少師樂官之佐。陽襄一人名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

隱道。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未章放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

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天師

以下。皆知散之。四立。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

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

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

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

於一人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

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騶鳥。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瓜反。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於三仁。逸其師執。八士既皆稱贊。而品列之於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倦倦。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漢。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間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於此而已哉。

論語卷之九

論語卷之十

朱熹集註

子張第十九

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為多。子貢次之。蓋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凡二十

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致命謂委致其命猶曰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度乎其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
於焉

度及亡讀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作無下同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

篤則道廢焉能為有
主猶言不足為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

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

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

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

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

其拒人也賢與之與平聲

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道友亦所當遠避者不可不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

為也泥去聲

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

楊氏曰百家眾技猶耳目鼻舌皆有

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

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讀作無亡無也謂已之所未有也尹好去聲氏曰好學者且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

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

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生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已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於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於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於學不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類其義始備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 文飾之也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貌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辭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於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

民未信則以為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誹已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為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詳此之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色酒 賣反掃子游譏子夏弟子於威儀容素報反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未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州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彼列反 倦如誨人焉於虔反 不倦之倦

區猶類也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為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州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於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為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順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唯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唯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

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自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為詳盡其後四條皆以嚮精粗本末其外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游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一字亦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數學者詳若

○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子張行過高而小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當堂堂容貌之盛也其務亦不能自以輔入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為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寧外不足而內有餘可以為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密乎致盡其極也蓋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尹氏曰親密固所皆盡也於此不用其誠○此不用其誠○悉乎用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此事之為難

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

尼焉學

朝音潮焉 公孫朝於虔反 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

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

識音志下焉 字於虔反

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

謨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 在人言人有能記之者識記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

子貢賢於仲尼

語去聲 朝音潮

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

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有窺

見室家之好

牆躡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

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上文曰柵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言牆高而官廣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

不亦宜乎

此夫子指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

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

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

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

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多見其不知量也量去聲

無以為猶言無用為此土高日丘大阜日陵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誇毀信絕於孔子多與祇同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為恭謂為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 責子禽不謹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不可為也。代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

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如之何其可及也道去聲

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堯曰第二十章凡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

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辭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

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用範。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於禹亦以此辭命之。今見於虞書大禹謨。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

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

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

在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辭。益湯既放桀而生諸侯也。與書文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室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所為。見其厚於責已薄於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辭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

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于四海。見周書武成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序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

此周書秦誓之辭。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

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

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粢祭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粢祭。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
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 此於武王之

或及言帝王之道也。楊氏曰論語
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
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各
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
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於此而
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
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
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
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
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
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
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
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
而得仁之為貪君子無衆寡
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
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
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
四惡子曰小教而殺謂之虐
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斯
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
吝謂之有司

費芳味及焉於
度及出去聲

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奢侈無漸致斯
刻期也賊者切害之意緩於前而急
於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是賊害之
也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於

其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為政之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印利刃必能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古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道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也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為君子

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為可用不幾於侮聖言者乎夫子之論語卷之十終

論語卷之十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3845